

爱好

□北京 王奕君

父亲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步入老年的父亲,喜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经营他的爱好。比如国画、油画,比如漫画、写作、作曲……父亲一向得意于自己的多才多艺,可有时又很遗憾:为什么就一事无成呢?

后来,他总结出成功的秘诀:用心要专。所以,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国画上。我想,人对于“生”的贪念,都源于在时光的后面总有各式各样的希望存在着,这跟年龄无关。

正当父亲在创作上志得意满的时候,他查出了肺癌。因多处扩散,呼吸困难,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很快,他浑身插了好几根管子。我听见心里有一座大山轰然崩塌的声音。那么,父亲呢?父亲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可能是想问,“我还能活多久?”但最终,他没有问。

那天我去探视时,他说要个小本儿,还有铅笔、橡皮。他解释说:“这儿挺清静,可是不让下床。我想来想去,能躺着做的,只有作曲了。”又抱怨道:“让你写点歌词,你也不上心。”

隔天我再去时,他拿出小本子——他用马致远的《天净沙》谱了曲子。右下角写着:“曲作于重症监护室”,他说,因我不合作,他只好求助于古人。他把这个小本子给我时,在手上晃了晃,得意地说:“嗨,给你,你也看不懂。”我逗他说:“那你给我干吗?”他茫然地看看我。没有回答。

我知道,从查出病到住院,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迫使他要想办法转移注意力。虽然他嘴上总是轻描淡写,还跟我开玩笑说:“我争取一天写一首,住一个月,就三十首。你说,我这算不算大器晚成?”“是有点儿晚,更何况,你也没成啊。”彼此看着,都笑了。

出了门,我的眼泪汹涌而下。紧紧攥着那个本子,仿佛攥住的是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光亮。

晚上,我打开电脑,以前我写过一阵子歌词,加了一些词曲创作的群,我挑了一个看着可信任的人,加了好友。那个朋友很热情,当晚就找人唱了并发来了录音。我把录音给父亲时,他如获至宝,一遍一遍地听,看他的笑容,仿佛有一种前途无量的光明感。可,静了会儿,他又感叹道:“唉!这一病,好多想干的事儿,都来不及了。”

后来,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他经常昏睡,经常出现幻觉。可他只要清醒,他就会紧紧握住我的手。他的眼里,总闪着泪光。他不再调皮地自夸,不再提那首曲子,也不再没机会写第二首,直到一个月后,他去世。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家里就像个博物馆,成卷成卷的国画,大大小小的油画框,还有几大本小说的素材,写了一半的随笔,没画完的漫画,抄写工整的名家名曲……我守着那所有的半成品,像许多挖了一半儿的井,尴尬地呆在那儿。

仿佛又听见父亲的叹息:“我想干的事儿,都来不及了。”

曾经,父亲总说,我是他生命的延续,也是他那些爱好的延续。可我不信“延续”之说。人生的一切苦乐酸甜,都只能是自己的。每个人要做的事,也只能在自己这一生里完成,不论生命长短。

我也不信天堂之说。但此刻,我真愿有天堂,让父亲,带着他所有的爱好,在那里,过得从从容容,过得充实、满足、安好。

杨苡先生请我吃“炸酱面”

□南京 邵川

惊悉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1月27日20点30分去世,享年104岁。

5年前的2017年1月18日上午,在《开卷》执行主编董宁文书友的陪同下,我们来到北京西路南京大学的一处宿舍区拜访了九十八岁高龄的杨苡先生,亲聆教诲。

先生住在一楼,门前有个小院子,推开院门,蒙蒙细雨中的小院格外安静,院内两边的花草和蔬菜绿意盎然,郁郁葱葱。穿过院子进入客厅,杨苡先生笑容满面招呼我们坐在沙发上。第一次见面使我感觉到,已届期颐的杨苡先生,依然步履灵活,思维敏捷,风趣健谈,和蔼可亲。

那次见面,我带去了杨苡先生译的198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和1990年8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艾米莉·勃朗特著的《呼啸山庄》

二本,1947年平明出版社刊印的阿·托尔斯泰等著的《俄罗斯性格》,1952年2月出版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永远不会落的太阳》,1957年4月出版的贝特著著的《伟大的时刻》,还有2010年1月出版的杨苡编注《雪泥集:巴金致杨苡书简劫余全编》,2012年5月出版的杨宪益、杨苡合译艾略特等著《兄妹译诗》……共计七本书,杨苡先生伏案逐一签名。

在其《呼啸山庄》二本书扉页上签有:“邵川文友指正,很高兴通过宁文认识您这个爱书的文友,杨苡2017.1.18。”“邵川文友闲读,谢谢你淘来这样的旧书,杨苡2017.1.18。”在《伟大的时刻》签有:“邵川文友收藏,时年98岁,此书是1957年出版,杨苡2017.1.18。”其他几本书的签名是:“邵川同志存念”“邵川同志收藏”“邵川文友指

正”等。

待先生签完书后,我连忙取出事先写好的篆书“仁者寿”“宁静致远”二张红色宣纸镜片,先生看了看说:“这两件我要了!这个篆书我还能认识,这里有个‘静’字,因我原名静如,从小生性好动,我家大先生为我取了‘静’字,要我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同时我还带去了一页在网上淘得先生用钢笔写的英、汉文诗稿,呈给先生看,先生看后说:“这首诗是我写的,你就送给我吧。”

时值中饭时间,在先生的热情挽留下,我们在先生家共享了一顿北京风味小吃“炸酱面”,这可是我第一次品尝。室外小雨霏霏,寒风凛冽,而室内却围炉共话,一杯红酒,不亦乐乎!

怀念杨苡先生。

过年新衣

□广西南宁 何小琼

过年都会为父亲添新衣,初二回父亲家,送给父亲的是三件套新款驼绒棉服。沉稳的墨绿色,加厚加绒,上衣、马甲和棉裤,尺码合适,让父亲试了,他很是欢喜,嘴里说着不用花钱,脸上荡漾着笑意。

我在厨房洗菜,父亲走了进来说要炸扣肉了,让我去客厅。转身,看到父亲换下了新衣,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毛衣,灰白的颜色显出了岁月的痕迹,外套是我许多年前买给他的夹克,也是泛了白色,原本的暗红色早荡然无存,裤子也是旧的,起了毛的棉裤。我正想问父亲,有新衣为什么不穿?往年也是,送给了父亲,他都是欢喜之至,但极少穿。弟媳闪到门边,对我眨眼睛,示意我出来。

弟媳拉我在客厅坐下,有些无奈地说:“爸不缺衣服,我们也买,但他就爱穿旧的。前两天才听你弟说。爸穿的都是以前妈在的时候新添的,记得吗?”画面瞬间在我脑海

闪过,我才恍然。

印象中的父亲,温润如玉,与母亲爽朗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能干母亲能够在父亲时常出差的情况下,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过年最大的事情是添新衣。过年寒冷,父亲要在单位值班,天天穿的是那件长长的棉大衣,厚而笨重。母亲生活一贯节省,但那一年,母亲不顾父亲反对,买了漂亮的褐色毛线,要亲手给父亲织新衣。

母亲的手不纤细,常年的劳作甚至有些粗糙,起的茧厚实,但母亲拿起毛线针上下翻动时,却灵活迅速。年前除了上班,母亲还要操持家务,照顾我们三个调皮的儿女,能抽出空编织毛衣的时间并不多。她中午不休息,晚上在灯光下埋头编织。母亲的手艺极好,松紧有度,半高领,非常漂亮,摸在手上软软暖暖的。我们围着看母亲打毛

衣,父亲回到家就马上跑去瞧。从衣摆编织起,上半身,袖子,上半身,领子。过年前,一针一线打到最后一个结时,父亲脸上的喜悦丝毫不掩饰,我们催父亲赶紧试试。穿上新衣的父亲,挺拔英俊。母亲看着高兴的父亲,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母亲织的毛衣,父亲爱不释手,后来父亲坚持没有添新衣。我们长大后在外读书,母亲回老家,拿了些往年外婆留存的棉花,为父亲做了条厚实的棉裤,父亲一如既往地爱不释手。

时光荏苒,我们长大工作,也为父亲添新衣。而父亲穿得最多的是母亲为他做的新衣,别的新衣则束之高阁,只偶尔上身。母亲过世后,许多衣物放置在老屋,父亲不让丢弃。

他是把思念穿在身上,那永远是温暖的新衣,比任何一件珍贵。

年

□重庆 吴琼远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年的到来越来越失去敏感。但在童年记忆中,年却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全面“入侵”我的生活。

年,最初是在妈妈的“威胁”中露出苗头。一放寒假,终于可以松口气的喜悦才上眉梢,妈妈的警告就随之响起:“寒假作业抓紧写,不然过年你就一个人待家里吧,别想跟着我们到处去玩儿。”我在立刻重新绷紧学习神经的同时,也兴奋地知道:要过年了。

年,随着展销会的开幕缓缓走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到过年前,就会有一批工人,沿着外婆家门前的马路,搭起两排长长的铁架,铁架上罩着红白蓝彩条布。很快,操着天南海北方言的人们带着各色货物进驻其间,在高音喇叭不分白天黑夜的吵嚷中,展销会便开始了。展销会的货品琳琅满目:小电器、小五金、棉被、药材药酒、劣质糖果、各色糕饼、各类坚果、果干、现烤肉串……其中并没有真正令我眼馋想买的東西,但与百货商店里那些永远被锁在玻璃柜台里供人欣赏的商品不同,展销会上的东西全都触手可及、充满生气。我每天晚饭后都要往那儿跑,我喜欢穿梭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喜欢听小贩们南腔北调的话语,喜欢感受人们置办年货时的兴高采烈。

年,在大街小巷的烟熏火燎中加快了步伐。当大街上有人开始拖着柏树枝,当各家搬出锈迹斑斑的铁皮桶,熏腊肉和香肠的日子便近了。外公把铁皮桶和柏树枝搬到天台,接下来的两三天里,外婆就乐呵呵地守着铁皮桶熏腊肉。一米多高的铁皮桶里肉最多能挂两层,外婆慢慢地从桶底开口处添进柏树枝,不时又扇扇火,精确地控制着火势,不能见太多明火,需要的是大量烟,慢慢渗入肉中,与事先腌制的调料香料融合,形成独特风味。我最喜欢看外婆熏腊肉,可以趁机,埋两

想起炒花生的父亲

□南京 王慧祺

腊月廿五的晚上,和妻子一道把油烟机上的过滤网拆装、换新,将灶台、厨房墙壁等处做一番彻底洗涤,这也是忙年里的一项内容。我们做得很认真,当然也就耗时较多。

擦洗的过程中,眼前突然就有个身影在晃动。时光一下回到了五十多年前。也是在过年前夕的某一个晚上,父亲在门外的炉子上炒花生。

那是一栋建于六十年代的教师宿舍楼,比较简陋的那种。平时煤炉放在家里的,那几天炉子会特别忙,诸如炒花生、蒸包子什么的,干脆就将煤炉拎到门口的走廊上来,便于添煤基、掏煤灰。花生、蚕豆都是带壳炒的,先要去设法弄点黄沙来,放在一只铁锅里,让沙慢慢变热。蜂窝煤刚换了一块新的,自身的温度还没上来,火焰的到来也是要一个过程的。父亲坐在

个红薯在火堆里,一锅腊肉熏好,红薯也差不多熟了,火钳掏出来,糖已经渗出皮外。忍着烫掰成两半,焦香四溢,赶紧啃下去,刚尝到甜味儿就又吐出来,还真是心急吃不了热红薯。在腊肉香肠和热红薯的香气里,年也越来越近了。

年,在走亲访友、吃喝不断中隆重登场,又悄然离去。过年期间各家轮流请客的“转转会”一般都是从灶神那日开始的。外婆对灶王菩萨最是郑重其事,每年到了灶神上天那日,都要在她那不足4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奇迹般地摆出4桌酒席,腊肉、香肠、猪头肉、猪心、猪舌、粉蒸肉、烧白、干烧鱼、猪肚炖鸡汤、糯米圆子……丰盛的年菜里照例是看不见什么素菜的。等那插着香烛的半个萝卜撤下桌,表明灶王菩萨已经享用完毕,一大家子人便狼吞虎咽起来。之后的日子便是走家串户地大吃半月左右,除了轮到我家请客的那日,几乎不会自家开火。随着“转转会”的结束,年也就悄无声息地离去,然后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新一年的日子也开始了。

很多年之后,展销会正如它来的时候不打招呼一般,离场也很突然,但人们也并不在意,就像它从不曾存在过一样。前些年开始,城里也不许自家熏腊肉了,刚开始人们还偷偷跑到郊区去,但实在有些费事,加上烟熏食品也并不健康,就慢慢放弃了。至于亲戚间的“转转会”,随着外公外婆相继去世,没人带头,自然转不起来了。

“现在不兴放鞭炮,不兴熏腊肉香肠,年味儿一年比一年淡了。”我妈便拼命地想要在空气里嗅出年味儿来。“你说的那些年味儿不是二氧化硫就是PM2.5,都是要严控的空气污染物。”我趁机进行了一番科普。“就算你说的都对,那年就要没有味道了。”一向富有辩才的我竟也语塞了。

一张凳子上,两只手臂都戴了护袖。他用一只木铲先是慢慢翻炒沙,感觉到温度差不多了,才把花生放进沙里。接下来手就不能停了,要不间断地翻炒。总在半个小时或更久,连壳花生才能炒熟炒脆,剥开来应当是有一点微微的黄,那样吃在嘴里才会觉着香。

那时候过年也没太多的东西吃,炒花生对我们这批半大的孩子基本是敞开供应的,所以父亲炒花生的工作就显得比较艰巨了。一锅一般只能炒一两斤,一晚上必须炒到四五锅方能结束。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屋外很冷的夜色里,父亲戴的帽子和穿的棉衣上都落了一层浅浅的灰。他低着头、弯着腰,一丝不苟地翻炒,那个身影一直就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家在那栋楼里住了有二十多年,每一年过年前的炒花生,是父亲的一个保留节目。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39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